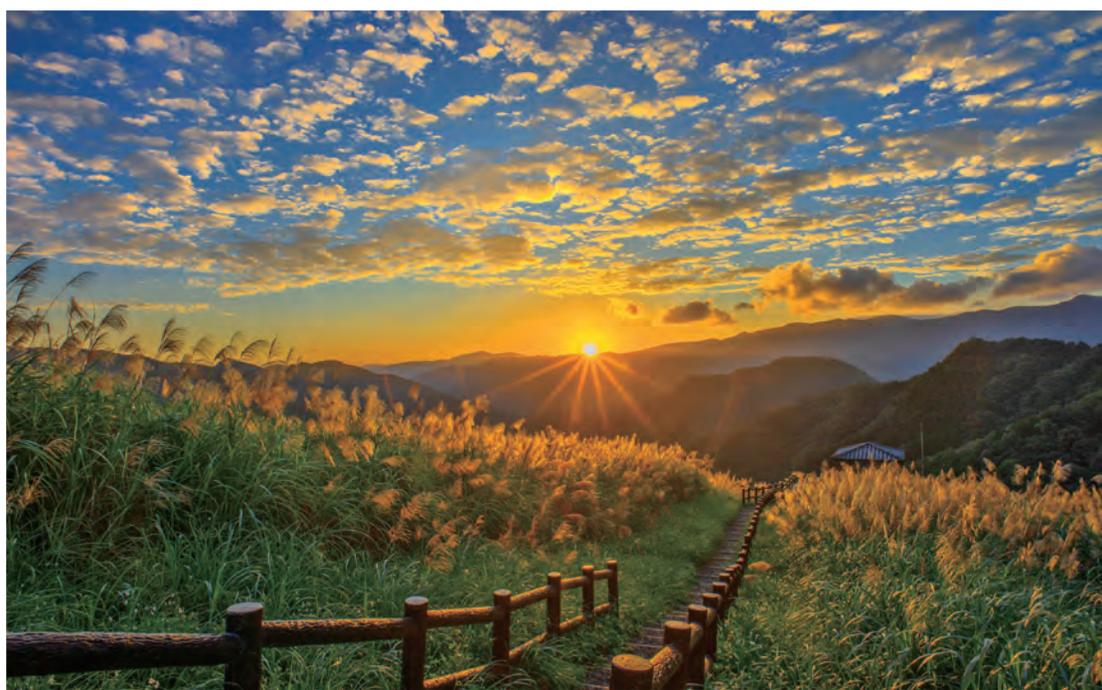


108 年度員工攝影 作品比賽入選作品



金牌獎



▲金色秋芒（坪林）
大同分行—黃承穎

銀牌獎



▲時空隧道（阿里山芙谷）
古亭分行—林政坤



▲花開朝日（石門山）
北一區營運處—邱炳勳

銅牌獎



◀ 杜鵑花開伴青山 (合歡山)
北一區營運處—陳劍鴻

希望黃金日出 (宜蘭外澳) ▶
北一區營運處—巖文金



◀ 瀑布 (三芝)
北一區營運處—楊呈偉



大雪山賞鳥

郭志明

猶記得去年時序進入炎熱的七月，指考剛剛結束，放暑假的日子引來不少遊客往大雪山國家公園避暑。因為前年豪雨來襲，引發土石流，沖斷部分路基，公園關閉整修，直到 107 年 4 月 27 日才重啟開放，所以原本避暑聖地的鞍馬山莊更是一房難租。為了舊地重遊，欣賞有山林王者風範的帝雉，好不容易總算訂到週日晚間住宿，一泊二食，兩人房要價 3,400 元，畢竟是國家公園，價位還算合理。記得自從訂房後，卻令人提心吊膽，因為前腳安比颱風才從北台灣掃過，後腳悟空熱帶低氣壓即將形成輕颱，沿著東部太平洋海面北上，即使沒有發佈陸警，也令人擔心西南氣流的引進，尤其山區天氣最難預測。

週日一早整理好背包及攝影器材，驅車北上 1 號國道，一路天氣晴朗，藍天白雲，在台中接 4 號國道，到達東勢果菜市場買了高接梨及紅肉李，直奔大雪山林場。沿路一眼望去盡是梨樹果園，樹上掛滿灰色紙袋，裡面是尚未收成的高接梨。15K 過後進入林道，禁止大型巴士進入，只能通行中巴以下車輛，兩線道的山路蜿蜒曲折，環繞山邊，時而鬱鬱蒼木，時而碎石林立，兩旁林相隨著坡度漸高，由闊葉林轉為溫帶林再轉為寒帶林。來到 23K 見到左側山邊有遊客在拍照，趕緊路邊停車，老婆再三叮嚀路窄不要影響交通。我知道這裡前後 500 公尺的路段正好是藍腹鵝出沒的範圍，手持相機驅前一看，一隻公鳥在陡峭的山坡地徘徊，望著對

面車道，原來右邊車道旁較平緩，適合覓食。兩位遊客拿著手機拍攝，愈拍愈近，公鳥有點不安，我站在側邊保持 5 公尺距離拍攝，此時正好陽光出現，寶藍色的羽毛帶著金屬光澤，鑲著白色的蕾絲邊，背部披著雪白與暗紅的雙色披肩，拖著外黑內白尾巴，雙腳鮮紅，好似穿上長筒紅鞋。兩顆褐色圓鼓鼓的大眼睛搭上鮮紅的臉頰，分外鮮明，煞是好看。牠佇立在約 1 公尺高的山坡護牆邊緣，不時望著對面車道的緩坡，猜想要過馬路覓食，果真躍下準備走過車道，正好一輛汽車經過，嚇得牠又跳回原地。母鳥也從樹叢出現，不時機警地探頭張望，眼看公鳥無功而返，一同朝林內往上走，消失無蹤。短短 2 分鐘近距離接觸，令人雀躍不已，心想這麼快就幸運拍到，真是好兆頭。

來到 23.5K 觀鳥平台，前年在此拍到藍腹鵡與灰喉山椒，獨缺深山竹雞，沒想到今日停車場客滿，或許人車吵雜，約等 10 分鐘，沒有同好鳥友加入，也不見竹雞來覓食，連一般雀鳥聲音也沒有，暑假炎熱，為了避暑許多山雀紛紛往高處活動。心想時間不對，明日再來。沿著山路繼續朝公園收費站前行，一路雲霧繚繞，山嵐陣陣，時而霧裡看花，朦朧一片，時而清晰可見，一片翠綠。山嵐嚴重時視野不到 2 公尺，只能沿著公路模糊的白色邊線緩緩前進。總算來到 35K 的收費站，偌大的停車場依舊一位難求，只好停在路邊，許多遊客自帶茶具桌椅，散居樹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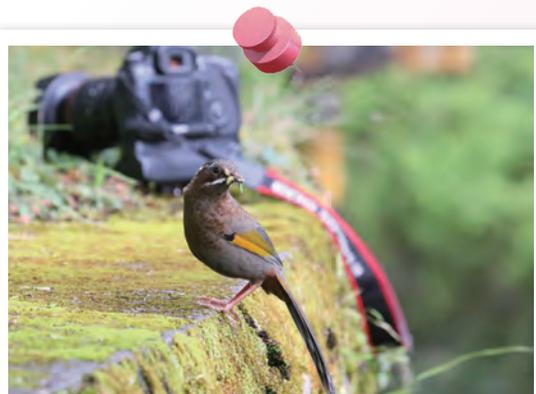
草地，泡茶閒聊。此時正午一點，和老婆隨處找塊樹蔭下，享受早上買的新鮮高接梨，脆又多汁，甜度又高，一顆才 15 元，真是物廉價美！飯後信步走到收費站旁的大樹，這裡常有山雀活動，安靜的站在樹下等候，約莫數分鐘冠羽畫眉，紅頭山雀，白耳畫眉，茶腹鵡紛紛墨登場，但距離稍遠，山雀又活蹦亂跳，光線陰暗，不利拍攝。不久陰霾的天空開始飄雨，只得繼續前行，過了 43K 的遊客服務中心，仍是陰雨綿綿，盤算先到 49K 的小雪山旅遊資訊站碰碰運氣。這裡廁所旁邊的一塊草地正好是吃素鳥兒的大本營，前年也在這裡拍到名聞遐邇的黑長尾雉，（又名帝雉），就是新臺幣千元紙鈔背面所印的圖騰，屬於台灣 27 種特有種之一，獨見於台灣，別地沒有，彌足珍貴。只有在山林疊翠，終年雲霧瀰漫的高山才有機會見到王者風範的美麗身影。

2 點來到資訊站，停好車，撐傘走向廁所，只見 2 位鳥友正收拾器材往回走，中央氣象局預報得真準，午後雷陣雨，雨勢不小，只好躲進資訊站小木屋，欣賞屋內大雪山日出、雲海、山嵐、薄霧、晨曦、落日、繁星等風景照及山羌、長鬃山羊、白面梧鼠、各種鳥類特寫，細細欣賞一遍，雨勢依舊不停。心想難道整個下午就此泡湯，希望老天賞臉，至少晚上雨停可以觀星望斗。眼看沒有雨停跡象，突然老婆手機響起，原來是鞍馬山莊的櫃台來電詢問我們是否入住。無奈只好離開，到山莊

check in。晚餐 5:30 開放進入，沒想到雨天的餐廳，遊客沒得逛，餐廳只此一家別無分號，幾乎客滿。自助餐一客 350 元，菜色與山下東勢餐廳相比乏善可陳，但身處深山，濕冷天氣，簡單的熱騰騰菜飯也算豐盛，莫要求太多，當思高山食物來之不易。客房沒有 Wi-Fi 也沒有有線電視，只有台視公視等無線電視台，兩天訊號不佳，畫面有雜訊。窗外雨滴不斷打在玻璃上，開了一天的車有點累，不到 10 點早早入睡，只求明日雨停。

隔日清晨 5:30 起床，整晚好眠，窗外濛濛一片，細雨霏霏，溫度 10 度，心想還是去碰碰運氣，反正既來之則安之。驅車往上走，沿途千山我獨行，多霧的清晨茫茫然，寂靜無聲，沒想到來到觀景台前，竟然有十餘位早起的登山客，準備登稍來、鳶嘴、馬鞍山。到了 46K 剛修好的路段，這裡也是帝雉經常出沒的鳥點，但此時天色陰暗多霧，根本無法拍攝，只好繼續前行。來到開闊的資訊站，氣溫低，風勢稍強，雲霧被風吹散，遠處東方露白，天色轉亮，和老婆急忙走去鳥點。20 公尺外就見到兩隻酒紅朱雀及 4 隻灰鸞兩隻松鼠在草地上自由自在覓食，無人叨擾，安靜祥和。準備好器材開始拍攝，身材圓滾滾的灰鸞長得有點滑稽，全身暗紅的酒紅朱雀滿嘴草籽，在綠草下格外鮮明，約 2 分鐘突然松鼠驚動竄起，鳥兒一飛而散，留下錯愕的我和老婆。心想安靜無人的場景，帝雉何時才出現？耐心等待

吧，不必強求，該來的還是會來。老婆用望遠鏡巡視周邊，約莫 10 分鐘，興奮的說 20 公尺外的懸崖邊出現一隻公帝雉，順勢望去，公帝雉正昂首站立，機警的注視四周，發覺無異狀，緩步走入草地，跟著一隻母鳥兩隻雛鳥魚貫入場，此時山嵐又起，一陣一陣，時耳模糊時而清晰。不久公鳥跨過車道跳上左邊針葉林小花園，雛鳥緊緊依偎母鳥走入排水溝覓食，每當雛鳥覓食時母鳥總是抬起頭注視周遭，保護照顧無微不至，畫面溫馨感人。飽餐一頓後，公鳥快步跨回車道往樹叢竄入，接著母鳥與雛鳥依序奔入林內，消失無蹤。我和老婆雀躍不已，有幸觀賞帝雉一家四口自由自在的晨間覓食秀，心想是否是老天爺彌補昨日的雨天。育雛期的公帝雉尾巴短不似繁殖期長尾巴的飄逸。還好 8 點前來得及趕回山莊吃早餐，回頭路經 46K 處，天色陰暗，毛毛細雨，見到一位鳥友撐著傘架好相機站在路旁等候帝雉，路過時跟他打招呼，並告知剛剛在 50K 的帝雉現況，預祝他拍鳥愉快。回到餐廳差 3 分 8 點，肚子早已飢腸轆轆，吃下第一口地瓜稀飯特別美味。



▲金翼白眉

10 點 check out，天氣轉晴，前往 49K 雪山神木漫步，沿途遊客三三兩兩，絡繹不絕。雪山神木原路來回三公里，先下後上，兩側二葉松蒼勁挺拔，經過雨水洗滌，針葉翠綠，漫步樹下的枯葉，鬆鬆軟軟，好像走在地毯上，舒服極了。突然一隻不怕人的台灣特有種金翼白眉出現山壁，不斷靠近我，彷彿向我要食物，大雪山國家公園嚴禁餵食野生動物，我緊握相機近距離的按下快門留下紀錄。金翼白眉見我只顧拍照，沒有拿出食物，逐漸跳回樹叢。路經小溪，一對酒紅朱雀出現路旁正享受草籽，這段路前後走過 3 次從未見過朱雀，今天真是幸運，感謝老天爺的賞賜。酒紅朱雀顧名思義全身暗紅，陽光下轉為鮮紅，偶爾頭頂羽毛往上翹，真像戴著紅色米粉頭，模樣可愛。看完 1400 年的紅檜神木，高聳挺拔，枝葉蒼鬱，姿態雄偉，在台灣所發現的神木中排名第 11 名。回程故意走得慢，因為下坡容易上坡難。

再度回到資訊站已是 13:30，見到 6 名同好架好相機等候帝雉的到來，我向老婆約定 30 分鐘內帝雉如未出現就下山拍深山竹雞。不到 2 點開始下雨，趕緊下山。來到 23.5K 觀鳥平台，僅剩兩輛車停在停車場和昨天週日車滿為患的場景真是天壤之別，安靜晴朗的下午應該是賞鳥的好機會。我手持相機站在鳥兒進入平台的入口處側邊，老婆待在車內休息，約莫 5 分鐘，之前在資訊站拍照的鳥友也到來，詢問之下，他清晨從台北南下，因為山中霧大不敢開快車，來到資訊站錯過早上帝雉全家福覓食秀，整日不見帝雉，只好期待藍腹鵯或深山竹雞的出現。不久另一位資深台北鳥友也來到，他建議午後 23K 拍攝機會比較大。心想一年才來一次，此地狀況沒有他了解，三人往下走 500 公尺。正是昨日拍藍腹鵯的地方，為了營造美景讓藍腹鵯站在有青苔的石頭上，我搬動一顆 5 公尺外的石頭。一輛摩托車突然停下來，是一位年輕林務局女職員，問我為何移動石頭？我回答為了造景。她說她在大雪山服務一年多，這裡住著一對藍腹鵯，經常出沒覓食，飼料可以放，但不能播放鳥音，並祝福我們拍到藍腹鵯。一切就緒，靜待鳥兒出現，等了 10 分鐘不見鳥影，老婆卻出現，說好四點準時下山回家。眼看夕陽斜照，仍不見鳥影。只好走回停車場，卻看見 2 隻亞成藍腹鵯正在平台上覓食，兩位年輕學生用手機拍攝，不一會兒兩隻母鳥，三隻亞成鳥一起出現



▲ 酒紅朱雀公鳥

平台，一點都不怕生，繞著周邊覓食，甚至為了食物亞成鳥還追逐奔跑，好不熱鬧。去年全部在山壁樹叢內拍到藍腹鵯，光線暗，背景雜，今日光線佳，景深無遮，拍的實在過癮，約 10 分鐘群鳥通過馬路走入對面樹林。我走到鳥點入口處，原來公鳥一直躲藏在山坡樹叢裡，不敢出來覓食，順勢拍了幾張，已經心滿意足，多幸運的一天，帝雉、藍腹鵯、酒紅朱雀、灰鷲、茶腹鵯、冠羽畫眉、紅頭山雀、白耳畫眉、金翼白眉一一入袋，最想拍的深山竹雞，白喉笑鵯、火冠戴菊、綠啄木卻不見蹤影。拍鳥沒有十全十美，需要一點運氣，有時驚喜連連，有時槓龜扼腕，有時孤等無奈，需以平常心看待，順其自然不必強求，畢竟賞鳥不是隨心所欲，留點遺憾下次再來。回程向兩位台北鳥友互道再見，他們還在繼續奮鬥等待鳥兒到來，運氣似乎少那麼一點點。一路下山，我和老婆輕哼音樂，合著車內音樂節拍，畫下兩天一夜大雪山賞鳥的完美句點。我還會再來，因為與深山竹雞及白喉笑鵯的邂逅還在等我呢！

帝雉小檔案

帝雉（學名：Syrnaticus mikado）又稱台灣帝雉、黑長尾雉，俗稱羅漢腳雉、海雉、烏雉，是臺灣特有的長尾雉屬鳥類，分布於台灣的中、高海拔山區，最高曾見於 3,850 公尺附近，是台灣的雉科鳥類中棲息於最高海拔者。

帝雉被列為世界近危鳥類，與台灣藍腹鵯同被列於國際自然保護聯盟瀕危物種紅色名錄中。帝雉也是所有台灣特有種鳥類中體形最大、羽色最高貴的，其形象還被用在 1,000 元新臺幣紙鈔的背面，以及中華航空於 2016 年引進的新型客機空中巴士 A350。

黑長尾雉雄鳥全長 87 公分（含尾羽 52 公分）。全身呈紫藍色金屬光輝之純黑羽毛，唯尾羽有顯明白色橫帶紋。喙角黑色，腳暗灰色以至綠褐色。雌鳥特徵：全長 52 公分（含尾羽 20 公分）。大都橄欖褐色，尾羽具黑色橫斑。雌雄眼周均裸出，皮膚呈紅色。

帝雉生活在高海拔山區坡度較陡峭的針闊葉混合林、針葉林。帝雉的食性和雞相似，常見邊走邊用強健彎曲的喙啄食。春、夏啄食地表植物的新芽、嫩葉，秋冬啄食草籽、漿果、地衣，玉山懸鉤子、五節芒、車前草等。另外，繁殖期或嚴冬時，也會改吃葷，螞蟻、蚯蚓、甲蟲，就變成牠的美食，搭配蕨類嫩芽、球根、漿果素食。

帝雉個性嫺靜，但領域性強，所以除了在繁殖季時，否則很少有二隻以上同時出現的情形。營巢於樹上窟窿裡或地上，以草莖等做粗糙的巢座。

帝雉在過去面臨林業砍伐森林的壓力，數量逐漸減少，但目前得到了較好的保護，玉山國家公園近年來野生的帝雉族群有增加的現象。

藍腹鵓小檔案

藍腹鵓（學名：Lophura swinhoii），又稱藍鵓、臺灣藍鵓、華雞或斯文豪氏鵓，俗稱臺灣山雞，是一種大型雉類，雄性通體藍色。藍腹鵓只在台灣山區有分布，屬於台灣特有種。

棲息在海拔 2,000 公尺以下中低海拔的闊葉林或混生林中，行動謹慎，常常悄然無聲地活動，故不易見到。以植物的果實、種子為食，也吃一些無脊椎動物。

藍腹鵓為深藍色的大型雉類。雄性頭頸黑色，羽冠白色有時帶黑斑，後頸及頸側為深藍色，帶悅目的金屬光澤，上背白色，下背及尾上覆羽黑色，

並具有寬闊的帶金屬光澤的藍色羽緣，肩羽赤紅色，翼上覆羽及次級飛羽黑色具寬闊的帶金屬光澤的綠色羽緣；初級飛羽棕色；尾羽除一對中央尾羽為鮮亮的白色外，均為黑色並帶有藍色光澤。雌性為雄性的暗色版本，以褐色、土黃和黑色的條紋為主要色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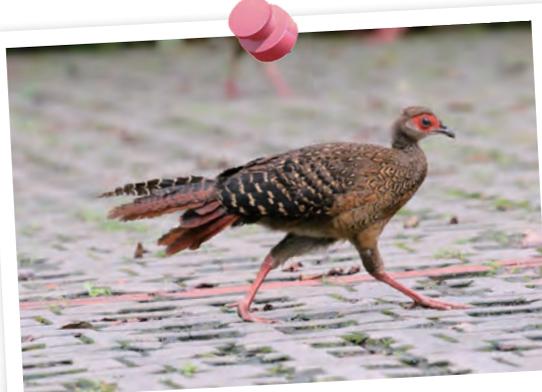
繁殖期在每年的 4 月~6 月間，在地面上刨淺坑為巢，每次產卵 2~12 枚，呈乳黃色。孵化期大約 25 天，雛鳥兩年達到性成熟。

— 參考資料 —

- 維基百科



▲ 藍腹鵓公鳥



▲ 藍腹鵓亞成鳥



▲ 帝雉公鳥



▲ 帝雉亞成鳥



腦筋急轉彎

寒易

（網路首部曲）

話說目前網路上有則笑話是這麼流傳的：

國文系的功力：有一日上國文課，老師說：「以後上網發言不要再隨便自稱“筆者”因為現在根本沒人用筆寫字」。學生反問：「那要怎麼稱呼？」老師說：「鍵人」。學生接著問：「那用滑鼠的人呢？」老師說：「叫鼠輩」。學生又問：「那智慧型手機都用觸控式的，又沒鍵盤、沒滑鼠，又該怎麼稱呼呢？」老師說：「叫觸生」。學生差點沒昏倒……

（作者續集）

老師接著問學生們說，請問：上述「鍵人」、「鼠輩」和「觸生」等身分，你們大家覺得哪一個最不適合當作自己的稱呼呢？答案是「鼠輩」。因為「鍵人」就是「見仁見智」；「觸生」則是「絕處逢生」；而「鼠輩」就是「鼠輩橫行」啊！

註：部分文字來源取自網路資料





這一家 - 上

西子

素春醒過來好一陣子了，眼睛也睜得亮了些，好久以來常覺得有片薄膜遮蔽著瞳孔的睛翳，像被敏文洗臉時洗掉了。這不會有的事，卻真的發生。素春試著眨眨眼，似真的沒了眼翳，心情自然寬起來，忽來一念，對著在桌上忙著幫她分藥的敏文說：「妹子啊，我忽然想喝咖啡，妳幫我花些心好嗎？」

敏文摺著藥包，以為聽錯了，回過身走近床鋪慎重地問：「阿姐，妳說咖啡嗎？」

「是啊，怎麼忽有這個念頭，還有妳看看我的眼睛，兩片眼翳好像掀掉了。」

敏文好奇地彎下身，靠近素春的臉，燈光很足夠，她看到沒有任何遮擋光亮的眼球：「真的呢，阿姐，眼翳真的沒有了，太好了。」

「是妳剛才幫我洗臉洗掉了。」素春喜孜孜的口氣。

「會有這奇怪的事。」敏文說：「不管怎麼樣，視力變好了，還有什麼比這更好的事。阿姐，藥給妳分好了，妳先吃一包，我這就去煮咖啡。」敏文解開藥包，一手端水，要素春稍抬高身子，把藥倒入嘴，倒口水，一份五六粒的藥片，頭一仰，全進了喉。一天這樣隨餐後吃三次藥，素春勉為其難，要活就要吃，不吃又不行。她恢復躺好，對著收

拾桌子的背影，無奈地說：「妳就忍著，身體好了，就不必吃了。」敏文說：「阿姐，我就去張羅煮咖啡的東西，妳就再小睡一陣子，總之我都在隔壁房，有事就花些力氣叫我。」

「好，好，我知道，妹子，我只會樣樣添妳麻煩。」素春時刻不忘記該說的就說。

敏文在隔間的壁櫃找出煮咖啡的爐子，察看還有沒有酒精，玻璃瓶放在櫃子的另一層，還要裝咖啡豆的罐子，找到了，幸好還有小半罐的豆子。研磨機呢？它較佔空間，較重，東看西看，終於在櫃子的最下層發現。找齊了，花了不少時間，汗水都冒出來了。敏文把這些東西小心搬到房間的桌上，心裡想，那條筋讓阿姐突然想到要喝咖啡，喝咖啡的習慣一定是八九年前老爺還在時養成的啊。

自從跟老爺從大陸來台灣，老爺放下全部的工作，幾乎都不外出。來家的朋友倒多了起來，可以說天天都有談話的伴，只是待長待短。任一位朋友來，他就要敏文泡茶，敏文不在，就叫素春動手。有一天，老爺叫素春到咖啡店買整套煮咖啡的瓶子及爐子回來，老爺說來的朋友有喜歡喝咖啡不喜歡喝茶的。閒扯裡就多了咖啡話，一旁的敏文從不識咖啡，到喜歡，最後也成了專家，所以煮咖啡的櫃子裡就有了七八種咖啡豆，也懂了咖啡的妙處，知道世界各地產的不同咖啡各有滋味。老爺喝著

喝著，也有了興趣的品牌，午睡起來，常常第一個交代：「敏文，換個南非的來喝看看。」敏文立馬動手，先找出豆子，再仔細研磨，一杯量，用多少豆子，不必細揆，小手一抓，恰好。剛好有客人來，她就多費心，用大的燒杯，花幾倍時間，燙過的瓷杯排開，熟手一倒，當然，她端一杯給一旁剖瓜子吃的素春：「阿姐，南非產的少煮，這杯妳試試滋味」。有位客人尤仇很少來，是老爺的遠親，對敏文和老爺的過去很有興趣，像今天，他喝口咖啡後，道香之餘就說：「嫂子啊，妳這一手咖啡是在大陸蘇州就會，還是來台灣學的。」

「老仇，她來這裡學的，還是素春教的，你覺得奇怪嗎？」老爺幫著解釋。

「有這雙巧手真好。」尤仇嘴讚，可還有弦外之音。素春懂，心怪尤仇看尤仇一眼的眼光帶著不屑，好像說老娘素春都疼敏文，你一個外人有什麼閒話可說，所以有次素春就對老伴建華說：「以後你這遠親來，我要交待敏文不必花精神煮咖啡。」

建華笑笑：「唉，不要跟這種人一般見識，他不懂得尊重我，說是親戚，仍少我兩三歲呀！」

「做人簡單的道理都不會嗎？」素春說，她注意到一旁的敏文都聽到他們的對話，雖然敏文的臉不向他們這邊，表情一定不好看，所以她說：「妹子，妳就當沒有聽到這些話。」

「不會在意的，阿姐。」敏文轉過臉來笑著，就像真的不放在心上。

也許老爺說過尤仇吧，從此就不曾見他來串門子。

敏文磨好咖啡豆，久沒有做了，拿東取西就有些笨拙，要把酒精燈上火，有些心虛，小心翼翼，好在只是遲頓些，終於點燃火了，把玻璃瓶放上後，輕易調整好高度，適量的咖啡粉和水，也合度到瓶子的腰上。先小火，再調高大火，好像只有一分鐘功夫，水動了，動了就是滾了，那又是幾秒鐘的事，粉沫被滾水欺凌生氣了，由下向上浮起，敏文急忙用竹棒攪拌，也把火調小，不停攪動，咖啡的香味從瓶口陣陣冒出來，長久沒有聞到生疏的味道再次蒸散房間。敏文及時不慢一刻熄火，從煮杯的鋁鍋中夾起一只放在篩墊上的瓷碟，把熱氣蒸騰黑色液體小心倒入杯子。倒個七分就好，敏文想起來了。她

找砂糖和牛奶就要移步，只聽素春清晰的聲音說：「妹子啊，咖啡煮好了。」

「好了，阿姐，妳沒睡嗎？鼻子還真靈。」「是瞇了眼想睡，沒有真睡，咖啡香味一出玻璃罐我就聞到了。」「是加糖、牛奶？」「不加也沒關係，有人不喜歡加這些，冰箱還有這些嗎？」

「應該有，我加了就端給妳喝。」敏文在冰箱找到方糖和大瓶牛奶，轉身添混好了後端到床邊，素春已自己坐起來了：「聞香，精神就都來了。」說話像孩子拿到糖般高興。

敏文拿起湯匙要餵素春，素春說有盤子不燙，她自己喝。敏文取笑素春：「阿姐，早知道這給妳提神早就煮給妳喝了，免得餐餐吃藥片。」

素春說：「是那條筋提醒我的，好像喚醒了腦裡的記憶。」

素春啣個小口，敏文在一旁拿小湯匙拌動，又說：「還燙著，小口啣，阿姐，小心燙到。」

素春笑起來，瘦巴巴的雙頰還能凹下個酒窩，這是敏文跟素春見過幾次面後就發覺的，而那時距今已有十幾年了。敏文記得素春冷冰冰像母老虎要吃人的表情，她還不敢正面看她。

她這時候只好想起建華體貼對她一再說的話：「妳放心，她人很好，當然人都有脾氣，何況是女人。女人啊，男人被另一個女人竊了心會有不生氣的嗎？」敏文那時近乎是顫抖了：「我



怕，怎麼說都是我不對。」那時她才十八歲，在蘇州。素春第一次千里迢迢從台灣飛到上海，那時還從香港轉上海，建華叫他的司機老唐到虹橋機場接她。從上海到蘇州的路蠻遠的，接近黃昏時，車子才抵達工廠。敏文跟在建華後頭在工廠門口等，然後車子慢慢開到大樓門口，建華上前開門，搶在老唐前面，探頭車內，向素春伸出手，嘴說：「對不起啊，阿春，我應該去機場接妳，不巧下午有一個官方開的會。」臉色遮不住刻意打理過的美妝，她的手是給建華了，卻是自己跨出車門。眼前是一堆人、有拍手、有驚叫、有嘖嘖稱讚，好幾位高級幹部趨前向素春敬禮，說歡迎董娘來蘇州，一小陣子騷動，還是建華急說：「好了，好了，讓太太先到裡面休息。」跟著對素春說：「阿春，我先給妳介紹一下，這位是敏文。」敏文一直就隨在建華後面，這時跨前兩步到素春面前行了一個深深大禮，怯怯地說：「阿姐，我是敏文，這趟辛苦您了。」直到此刻，素春沒有說一句話，敏文的話是清楚的，但素春仍是不動聲色。

「妹子啊，妳煮得跟以前一樣呢！濃度恰恰好，妳自己有喝嗎？」素春不到兩三分鐘就把這杯咖啡喝光了。

「我等一下子喝，我先給阿姐再添個杯。」

「妳先喝，不喝怎知道我說的話不假。」素春高興著，喜形於色。是真

的開懷，幾個月來身體的不舒服，被這杯咖啡提開了精神。

敏文又給素春添了七分杯，自己才喝另個四分杯。她心情放鬆，她沒有忘記煮咖啡的竅門，看到素春又喝光續的杯，敏文說：「阿姐，以後妳想喝就說一聲。」

「好，好。妹子我想到院子的椅子躺一躺，今天不熱，是秋天快到了吧？」

「是啊，阿姐，重陽過好久了，近來的陽光天天都軟了，風也不大，」敏文說著彎下身給素春穿上軟鞋，扶她下床，一手給柺杖，一手扶在素春腋下，出了房間，小步踱到庭院裡的花圃旁，讓素春坐下來，躺下來。素春有不少日子沒出房門了，看到花園裡的花開得熱鬧，高興地說：「這些花都是誰在照顧的呢？」

「阿姐，我喜歡花，我手閒的時候就來拔拔草、鬆鬆土、澆澆水，好像這些花也喜歡我，自在高興地長著。」敏文說。

素春看花的眼睛轉到敏文身上：「真為難了妳，妹子，不是有老劉做這些事嗎？」

「他也會做，他是勤快的人。」

「老爺雇用的，不會錯的。」素春躺好身子說：「妹子，我想說個故事給妳聽，我沒說以後就沒人知道了。」

敏文喜孜孜的：「阿姐，我喜歡聽。」

素春今天的精神很好，話說得多，想到喝咖啡，出來院子，好多天來連下床都懶。

素春想了想說：「那時候咖啡是什麼東西都不知道。」

敏文睜大了眼睛：「那時候是什麼時候？」

「我十八歲多一點吧，在一家汽水工廠工作。那家工廠規模很大，產量很大，工人也很多，老爺也在那裡工作。我整天在裝好汽水的瓶子貼標籤，老爺的工作是檢查每一隻瓶子，經過他檢查後，一票人紙箱網紮。我們同一個角落工作，天天見面就熟了，也常交談。那時他叫江河，建華是好多年後才改的名，那時都是做工的身份，又土又笨，每個人的家都窮。江河在我們這些工人中長得高，臉形端正，雖然跟其他男工人一樣工作，他特別勤快，老闆看上他，所以才交給他出貨前最重要的檢查工作。還有一點特別，他每隔一段時間就剪頭髮，所以不像其他工人頭髮留

得像流浪漢一樣。應該是一塊兒工作一年多後了，我開始注意他，一天總會看他兩眼，他身上穿的不像別人邋邋隨便，洗得乾淨。有一天吃飯的時候，他坐到我身旁的位子。工廠提供的飯菜，吃多少挑多少，他看看我的盤子說：「阿春，妳應該多吃一點，這裡的飯菜總比我們家吃的好。」我一時沒有話回答他，覺得害羞，因為前後左右還有很多人在吃。隔天，江河似有意又坐到我旁邊來，他快吃完時對我說：「阿春，我們做朋友好不好，也許我不再在這裡工作了。」我好奇問他要改做什麼工作，他說要到一家鐵工廠工作，可以學到技術，工資比這裡高。他緊跟著問我還沒有回答他願不願意跟他做朋友。

「我們這樣不就是朋友嗎？」

江河很有男子氣概，他膽大地說：「我喜歡妳，我們先做朋友。這樣好嗎？明天是禮拜天，休假，我在公園路的那家紅蜻蜓冰果店等妳，下午兩點，希望妳一定要來哦！」

「那年代，我一個二十歲土裡土氣的女孩子，突然被男孩子約會，頭暈了，羞死了。一時不知道怎麼回答。雖然一塊兒工作一兩年，很熟了，總是讓人羞得不敢看他。正想開口說不要，他已經走遠了。現在回頭想，很好笑啦！妹子，這就是戀愛吧！我知道工人中有一對對戀愛約會的同事，怎麼自己也碰上啦！」



「阿姐，長得很討人喜歡吧。」
敏文笑著。

「我那樣子，高是高了，可是又黑又土，要是像妳就好了，不然老爺怎麼會看上妳。」

「阿姐，我也不美，我跟老爺是另一種緣份。」敏文說：「阿姐，老爺一定有說給妳知道，聽完阿姐的，我再說給妳聽我們的。」

「好呀，真好，老爺從大陸回來說了一個晚上要我原諒他。」

「阿姐，我還是說對不起。」

「這都過去了，還有什麼對不起的。」素春興致真好，笑著：「這都是緣份，天註定的。」

「阿姐照時間去冰果店了？」

「去啦，那天整個早上像失了魂，不管陽光很大，就到菜園拔草翻土，闢新菜畦。這塊園子種的菜足夠一家七八人食用，因為出外做工，只有利用禮拜天忙在這裡。整個早上沒有一句話，這不像平日話說不完的我，被母親發現了，她好奇的口氣問我是不是和人吵架了，怎麼半句話也沒有。我笨拙地回說沒啦，其實啊，我痛苦得拿不定主意。午飯後收拾好一大堆碗筷，不管三七二十一，偷偷騎上車出門。到冰果店門口，看到江河傻傻地站在那裡，眼光相碰，他微微笑起來說：「阿春，我剛剛在賭妳一定會來。」

「阿姐，他那麼有自信。」

「他就是這樣的男人，有勇氣，有自信，所以他這一生做事成功，妹子，妳怎麼看他？」

「阿姐，會說給妳聽的。」

「就是在那冰果店第一次喝咖啡，什麼叫咖啡，苦嘛，江河幫我添糖和牛奶，教我攪拌，又喝了，發覺真香真可口。」

「要再喝一杯嗎？」大概江河看到我像牛喝水一樣，兩口就把一杯喝完，意猶未盡的傻樣子。

「第一杯多少錢？」

「第二杯不要錢。」

「為什麼？」

「這是咖啡店的規矩，叫續杯。」江河不等我說要或不要，回頭向櫃台人員比比手。待了幾分鐘，果然又端來另一杯。這樣的生意讓我第一次見識，做生意有各種花樣，你以為薄利吃虧，才不是，這從好多年後我們開了五金行印證到。

「阿姐，妳們從這一次相見就結婚了？」

「哪有這麼快。」素春回憶：「以後每個禮拜天都約來冰果店喝咖啡，聊天消磨時間。我感覺到和江河聊天，心情就舒服。同樣是鄉下孩子，江河也只讀到小學，他為什麼懂那麼多事情。有

一天他突然告訴我要離開汽水工廠，要到一家規模很大的鐵工廠工作。」

「為什麼要換工作？」

「在這裡繼續下去沒出息。做汽水簡單，開一家卻要一大筆錢，這種賣水的工廠像在騙人。」

「不是小成本大利潤嗎？」

「喝的人不多，生產有限，賺不了什麼錢，每天經過我眼睛的瓶瓶罐罐都沒有增加。」江河桌上的手有意無意碰我的手：「妳有換工作的念頭嗎？」

「你說的鐵工廠那麼遠，那邊有適合我的工作嗎？鐵工廠不是都骯骯髒髒，聲音吵死人。」

「那是小事情。」江河好像看很多看很遠：「沒關係，阿春，我先到那邊學點東西，我不想一輩子都做工人。希望妳不要忘記我，我們一樣每個禮拜天在這裡見面，好嗎？不能忘記喲。」

這就像要分開，一時素春難過起來。像這樣聊天至少有半年了，一次沒見面，就失了魂落了魄。在這段日子裡，素春注意到江河常向已經很熟的店員說替他留舊報紙，每次不是整個禮拜一大捆，也多多少少有幾天的。江河說這些舊報紙是他的食糧，沒有錢訂報紙，下工有時間就從這些舊報紙吸收很多知識。江河很高興換了工廠，見面就說他忙得吃午飯都在人家後面，這情形給廠長注意到了，廠長也是吃後段班的，菜常被吃光了，要江河時間一到就

先吃，他向廠長說他習慣工作有個段落才吃飯。他到工廠半年就升了組長，管一個零件部門，他升組長讓多少同伴羨慕和忌妒。他講給素春聽，素春笑他自討苦吃，給忌妒是應該。

「妹子啊，妳知道嗎？江河說不被忌妒的人就是沒有用的人。現在想想，江河那時候是二十四、五歲，會說這句話真不簡單。」

「阿姐，你們往來多久才說到結婚的？」敏文好奇。

「那是江河又從那家鐵工廠辭職後的事。」素春臉上泛上得意愉快的表情：「江河又不幹了，那才叫我吃驚，但他不是水底無一處暖，而是要自立門戶開家小工廠，他需要人才。『阿春，妳就嫁給我吧！』」他這個人就這麼直來直往，想做什麼就動手，連要我嫁給他，也都早早想好了，沒有猶豫的餘地。他自己找來我家，說我們認識很久了，早該結婚了，不過嫁給他會很辛苦，因為要弄一個工廠，雖然是小規模的，但五臟俱全啊，而且先虧本，不知要多久才會賺錢，所以阿春有時也要跟我一樣，有一餐沒一餐的。妹子啊！阿姐問妳，如果妳是我會答應嗎？我的阿爸阿母都沒有讀書，也不會講話，聽到江河這一堆說辭也不知怎麼回答。當江河離開，阿爸板著臉問我：「阿春妳是瘋了，怎麼交這樣一個男孩子。」阿母一樣沒有好臉色罵我：「給妳自己外出做工，竟然愛上這種人，這樣有出息

嗎？」我半句也沒有回應，我想起江河離開我家時，一腳跨上腳踏車那利落充滿力氣的樣子，多麼漂亮的背影呀！倒是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對著鏡子看自己，問了又問，我配得上江河嗎？

過了兩天，這天外面下著雨，是禮拜天，我在內間聽到阿爸在外面的客廳對阿母說：「老吔，我想了又想，這孩子，他那天老實說如果阿春嫁給他會遇到有一餐沒一餐，老實說，要是我，我就說不出口，這樣的孩子很有志氣喔，就讓阿春自己決定吧！」

我們就這樣結婚了，江河在租的地方隔一間作為洞房，其他空間為工廠，把那幾年學的一樣一樣添置，從生產工具到進原料，沒日沒夜生產產品。我跟他生活真得很艱苦，只要我能做的都拿來做，年紀輕輕，油頭垢面，沒有一點兒結婚女孩子的快樂。但是苦是苦，累是累，心情卻很踏實，老想著一個問題，這些年江河是怎麼奮鬥來的。經過三四年，租的地方退了，又找到一個更像樣的地方當工廠，也掛上廠牌，有一天江河說：「阿春，我決定改名，我覺得建華這名字比較像讀了書，在社會能和人家比頭畫臉。」我哪會有什麼意見，他決定的，我都高興。

「阿姐，說這麼多話，妳累了，休息吧，以後再說。」敏文體貼說著，身邊茶几上一碟瓜子躺著亮著光，炒的時候，鍋底抹過一層香油，粒粒光淨的生瓜子才有這誘人的面孔。敏文耐心地

一粒一粒剝給素春吃。

「不會。」素春嚼瓜子也起勁：「是喝了咖啡的關係吧，精神都來了。」

「我怕阿榮回來知道妳待在外面這麼久，又說了這麼多話，會不高興。」

「放心啦，這孩子比他哥哥俊英好脾氣懂事。俊英在他父親身邊那麼久，也清楚他了。」

「是，是，倆兄弟對我都是阿姨長阿姨短的。」

「俊英跟梅香怎樣？在那邊，我什麼也看不到，只有他父親回來對我說那倆口子很認真，工廠也愈做愈大，倆兄弟一個在這邊，一個在那邊都經營得有聲有色。老爺最後決定放心回來，就是看到了這一切。俊英一看父親的病非回台灣醫治不可，更要父親放心。妹子啊，阿姐想知道老爺決定回來，妳覺得怎麼樣？」

「阿姐，不瞞妳說，好多天心情七上八下，不曉得怎麼做決定。」

「後來呢？」

「當然我決定過來，不然，我現在怎麼在這裡。」

「妳不怕過來我冷落妳，欺負妳？」

「不怕，老爺為我說了很多，最重要的是我對老爺不能留一絲虧歉或遺憾，何況不是有女人嫁雞隨雞，嫁狗隨狗這句話嗎？我是老爺的人，我的命和他的命連在一起的。」敏文說到這裡，聲音變了，眼眶溼了，再說不下去。

素春把敏文的話全兜在耳朵裡旋轉，相差二十來歲數的敏文能委身於可當她父親的男人，她的心怎麼掙扎過，她也許可以想到這個男人有一家大工廠，有金錢，但人家有兒子管著，那有什麼好處落到她身上。她接獨這個家庭，先接觸的是俊英，他到她工作的醫院找她，和她談了一個多鐘頭的話。

「敏文，」素春歇可以了，又想起敏文說她會講她跟老爺的事給她聽：「妳跟老爺是怎麼認識的？俊英在電話裡告訴我他見了妳的事。」

「是呀，他一再告訴我父親需要幫忙，介紹他來醫院的是他工廠同事建議的，俊英說得要哭出來了。他們夫妻倆都忙，又天天在工廠，家裡的父親沒有人陪，他是不放心，也是不孝的兒子，聽得我都心軟了。」

「敏文，現在我想想，真委屈妳了，照說我要過去蘇州照顧他。」

「阿姐，我見了老爺先感覺他是這麼好看的男人，只是病深了，身上的肉都沒有了。他痛苦著，但他擠出笑容看我，感謝我答應來照顧他，他有許多病一起纏在身上。」

「妹子啊，我去蘇州為了就是想看看老爺恢復的身體，那是他生病後一段時間的事了。他那天已不像有生過病的人啊，整個人就像以前的樣子，只是老了些。俊英在電話輕鬆地說，老爹一切好了，這幾月都是敏文用了心。」

「回頭想，妹子，妳怎麼照顧手脚不靈光，又是吃不下飯的人？」

「阿姐，其實我不是有牌的護士，是總務部門的臨時工，但在醫院裡，天天遇到的是病人，聽到的是怎麼治療生病的，偶爾病房護士不足，幫忙去代班，只是這樣呀！」

「俊英說妳很有耐心，比我們兒媳婦都討老爹歡心，妹子，妳說一些給阿姐聽。」

「也沒什麼啦，每天按時餵他吃藥，三餐熱粥餵他，阿姐，熱粥，時下

的女人都懶得做，用生米熬到好總得等一個多鐘頭。老爺的胃承受不起硬的東西吃，不適合吃，勉強吃，吃了又傷胃，我先把他的胃功能恢復過來。他一天比一天吃多了，無形中體力增加了。我隨時扶他走步，整個人讓他依靠著，一天比一天走更多的路，還從家走到工廠，讓看門的工人都驚喜拍手，一回家就是滿身汗水。」

「洗澡呢？」

「我動手呀，阿姐，第一次我害羞，畢竟我還是處女之身呀！」十多年前的事情了，她也快四十歲了，回想這一幕，她仍然不自在。

阿姐的眼光正對著敏文，她回想自己和老爺結婚前初次坦誠相見，真情流露，就沒有顧忌的事啦。她這樣，敏文不也是這樣嗎？而那時老爺仍在病中，沒有健康的身體，敏文初對不是男人生龍活虎的身體，讓她奇怪和失望吧。

素春閉起眼，歇一會兒，腦裡想的是當時敏文怎麼服侍老爺的身體，而那副身體卻是她熟悉的啊，只是時光流轉，年輕的身體變成萎頓鬆散的形態吧。素春睜開眼，感慨地對敏文說：「真委屈了妳呀！」

「阿姐，我們進房間吧，風大些了，有些涼意。」

「進去吧，說多了話，肚子提早空了，妳就熬碗粥給我吃，妳年輕，這一點就比我這阿姐厲害。先前我們

倆人只認真工作，我也不會熬個粥給老爺吃。或許就因吃粥容易餓，從不這麼做，只想奮鬥，不眠不休，努力把工廠擴大和人比，不輸人家，阿姐又要照顧孩子，像牛工作著哪。」素春眼看敏文：「妹子，妳和老爺一起就沒想到該生些孩子。」

「我想過，老爺也問過我，他說女人啊沒有生個一男半女，老了沒倚靠，會後悔的。我真心告訴老爺，有兩個孩子都成器，也有了孫子，這個家很熱鬧很健康了，我再添個娃娃，我是更滿足了，但俊英兄弟怎麼想。這麼久的日子過得快樂，俊英阿姨長阿姨短叫我，我心滿足了。女人都有女人的命，不是有兒女才會幸福，我家親娘就跟我說過這個問題。」

素春坐在廚房的高背藤椅看著敏文準備餐食，也跟敏文說這一段話，忽然從敏文說她的親娘就接著問說：「這麼久了，我不曾問妳娘家的事，娘家父母兄弟呢，怎樣的一個家？」

「我家在水庄，是蘇州上海間的一座古城，一片水鄉澤國，可是很久的歷史了，那裡有錢的富可敵國，有學問好門面的人家也不少，現在可是著名的觀光地方了。我家有個小舖，父親的功夫是製蹄膀高手，我娘會刺繡，和父親的行業不一樣，但一樣在這舖子招來很多客人。我從小離開水庄，到蘇州上學，我從護校畢業有一些能耐，所以考入醫院謀了個差事。」

「妳會後悔委身老爺嗎？」

敏文笑著：「阿姐，我反問妳，妳後悔這麼過一輩子嗎？」

「我不後悔，但知道老爺把妳收了房，我會不生氣嗎？」

「對不起，阿姐，老爺是這麼細心體貼的人，常常，那生病的日子，我坐床畔注意他的病況，一到深夜，不知不覺靠著床沿睡著了。老爺醒了，看到了，一定把我拍醒，要我睡到旁邊的小床上，他說我要是累倒了，他會心疼，責備自己的。」

聽敏文說得這麼坦白，素春心裡也起了漣漪問自己：「江河是對她很好，可是沒聽過他說心疼這樣肉麻的辭句，她是老了，竟也忌妒起來，只是沒有說出口。」

敏文沒有注意到阿姐心情變化，換了話說：「阿姐，當年老爺的工廠要到大陸設廠，妳沒有意見嗎？」

這話頭倒勾起素春的記憶來了，她拉高音調說：「怎麼會沒有意見，吵了又吵，知道我不過去，他一個男人不會二心嗎？寂寞可以想到，但女人就是女人啊，心地狹小，自然的，但我還是敵不過他們父子倆人一條心。俊英有妻有子了，這邊工廠的規模也已夠大了，有多的錢無處伸展就想要更大的發展。俊英也是腦袋清楚，想法開通，他總是對我說：「娘，老爹有我照顧陪著，妳放心。」素春現在無奈地回想：「我怎能放心，老子是老子，兒子是兒子，他管得了老子嗎？漸漸地，她是放心了，老頭也沒有傳出什麼緋聞，卻那麼生起病來，又是肝臟的病，我只能說他年輕到現在一直賣命工作才造成今天的結果。」

「妹子，妳就這樣踏進這個家，我理解，也應該，我反而要感謝妳了。」

「阿姐，不要再說這些了，妳吃我熬的粥。」

「加了什麼嗎？」

「有，生貝、活蝦、豬肉片，都熬成一塊了，我試了，來，我餵妳好嗎？」

「我還是自己來吧，手還行，免得讓人知道了說我欺負妳。」

敏文笑不可抑，也很少這麼笑，就像孩子說「阿姐，沒有人看到，怕什麼，我做妹子的這麼做是應該的。」她坐近素春旁邊的小凳子上，一手端碗，



一手持匙，挑一匙送到素春的嘴邊，素春小舔，然後整匙吃進嘴巴，嚼著嚼著，高興地笑起來。

「行嗎？阿姐。」

「太好了，我怎麼沒想到早要妳熬粥，這讓胃口大開哪，有多的嗎？這一手從那裡學的？」

「我娘就常熬粥給奶奶吃，奶奶愛吃甜，牙齒早掉光了，我娘天天熬，我看慣了，今天一時沒生魚，加生魚像鯧魚啦，上碗前加胡椒粉，那才好滋味哪。」

「生魚簡單，就叮嚀阿榮的媳婦每天上市場時找鮮魚回來。妹子，我這條老命會因吃這碗粥加長哪！」素春喜形於色，臉色一下子紅潤了似的好看起來。「對了，妹子，我忽然想起來了，老爺的忌辰就在這月底吧。」

「是，是，我記著的，這月的二十六號，我會提早準備祭拜的東西。」

「唉呀，這麼快，三年忌了吧。」素春臉色沉了下來，顯出一份淒愴，停了好幾分鐘才又說：「妹子，替老爺燉塊蹄膀，他一生就喜歡吃這一道，現在吃不了了，還是給他奉一道，讓他高興。」

「我會的阿姐，我們就盡個心，我想起在蘇州，他就到江南飯店，偶而去了西子湖就到山外山，這兩個館子做的他最喜歡。」

「這些妳是比我清楚，」素春黯然，有一臉她沒有做到的歉疚。停了會兒，她對著吃粥的敏文說：「妹子啊，有天我走了後，妳用什麼祭拜我呀，我可不只是空眼看啣。」

「阿姐，」敏文噗哧笑出來：「講這不吉利的話做什麼，妳要吃到一百二十呀。」

「那有這福氣，如今要走就隨時會走的。」

「不說了，阿姐，再說我就找烏賊給妳吃。」

「要死了。」素春的口頭禪來了：「我死了，妳還想折磨我嗎，明知我早咬不動那些海怪、多腳魚。」

敏文說：「不會啦，說著玩的，我扶妳到床舖歇一歇，再過個時辰，我再幫妳洗澡。」

阿榮回家時已八點多了，只有他一個人，還不見瓊華。

「還沒吃飯吧？伊芙早做好了，怕都冷了。」敏文說：「我去叫伊芙再熱鍋一下。」

「不急，阿姨，瓊華還在工廠收拾些東西，明天是發薪日，現在的帳多了些麻煩，弄些花樣，管會計的就頭痛。阿姨，我娘今天精神好嗎？」錦榮自己去用綠茶包沖杯茶，坐上椅子。

「阿姐，今天很好，說了好多話，吃了我熬的粥，還添了半碗。」

「我是去醫院找江醫師，我們約今天看我娘的檢驗報告，談了不少話。」

「你不先吃飯？」

「不急，五點鐘的時候和幹部吃麵談事情。」阿榮一副心事重重的樣子。「阿姨，江醫師對檢驗報告不樂觀，他是我爹當時的主治醫師，當時他對我爹的診斷很正確，妳記得吧，當時江醫師說最多拖個半年，結果不是不到四個月就走了嗎？」

「你說這些讓阿姨心疼，他怎麼說你娘？」

「他說她的主要病痛已到了末期，沒有化療就沒有別的特效藥了，而且還擴散到胃部，她不是吃得厭煩嗎？」

「是啊，熬的粥可吃得順心，胃口大開。」

「阿姨，我做人兒子的，看到阿姨這麼用心，我很感激的，當年我爹的後段也全賴阿姨沒日沒夜的照顧，伊芙雖然也是好孩子，畢竟懂得不多，常常惹爹嘮叨。」

「伊芙來咱家這麼久，我認為她很盡心，有些外佣就沒她的一半好，有耐心照顧兩個老人，我們不能嫌人家更多。江醫師下一步有怎麼說？」

「不說了，瓊華回來了，先吃飯，我們想想再告訴阿姨。瓊華有醫學常識，她會說她的看法及做法的，阿姨放心。」

「好吧，你們去吃飯，我叫伊芙來幫我把你娘抱到浴池，水弄好了，有兩天沒有在浴池泡了，你娘一聽泡澡就高興得像孩子玩水。」

「有沒有一萍或重嘉掛回來的電話？」

「今天沒有，功課忙吧。」敏文喜歡錦榮的這兩個孩子，隔幾天都會掛電話來問阿嬤的健康，比起在大陸俊英的兩個女孩子懂事多了。

浴池在這棟房子的後面，是前面四間房間後頭較低的房間。熱水從一公里外的溫泉區引過來，是老爺中年時工廠賺大錢後設置的。池子不小，平常一個人只能用水龍頭的水，因為不用可省下不少水費，老爺要家人不能隨便浪費流滿池子。直到他從大陸回來，進池子保養身體才不再提節省的話。現在，敏文和伊芙就用輪椅把素春推過長長的走道，來到池子前卸衣的小空間，硫磺味道把整個小空間襲滿了。素春被卸衣服，吸吸鼻笑著說這味道不錯，像吃飯時菜加了特別的香粉。

「妳以前沒感覺到嗎？阿姐。」素春說。

「應該有的，今天特別敏感，奇怪我的身子換了樣了。你們沒有感覺嗎？」素春望著伊芙。伊芙笑著，素春身上只剩下白絲綢柔軟的內衣就被兩人扶著慢慢坐入池子光潔的瓷磚上。

「會很熱嗎？」敏文細心問素春。

「不會，剛剛好，舒服。」她回頭看看敏文。

敏文在旁的小椅子坐著歇息，就讓伊芙在水裡幫素春身上按摩擦洗。素春被熱水泡得血液流動加速，舒坦了，臉色紅潤，眼也眯起來了，像孩子吃了喜歡的糖果般開心，讓敏文想到自己是不是也有過這副模樣呢！老爺不給伊芙動手，非要敏文下水就皺起眉頭。敏文這時候也高興，想法子讓老爺心情快活。她還彈性十足的胴體，任老爺枯乾如樹枝的手指挑戲，她也樂在其中。她是感恩報恩，她的人生是老爺給了再造，如果他們之間有一個人不喜歡，有了嫌隙，這池子裡就沒有漪妮風光，也影響了這個和諧快樂。

伊芙用濕毛巾擦下素春額頭上的汗珠，告訴伊芙說該把大奶奶扶出池子了。敏文說：「阿姐，不能再泡了。」也出手幫伊芙把素春扶出坐在椅上，忙用大浴巾包著，從上到下擦乾著，用袍子幫素春穿包著帶上輪椅。素春似意猶未足：「繼續泡著也很好啊。」

「不行，阿姐，妳冒汗了，再多冒汗就離不了池子，我就罪過了。阿姐喜歡，天氣也變涼了，適合泡，我們可以隨時想泡就來泡啊。」

錦榮和瓊華吃過飯來到母親房間，母親已躺在床上近乎睡著了。

錦榮說：「娘，妳睡著了？」

瓊華說：「她剛泡過澡，阿姨說好久沒有看到阿姐泡得這樣愜意。」

瓊華說：「泡澡有助血液循環，也不能水溫太高，阿姨，這妳可要特別小心。」

「你們在嘀咕什麼，阿華妳很忙，忙得過來嗎？不是有個會計幫助妳。」

「是啊，必需多細心。」

「阿榮，一切都順利吧？現在什麼都競爭，沒有像我跟你爹創業的年代，只要努力就走在人家前面。」素春句句清楚，說得有條理。

錦榮和太太交換個眼色，是他們倆人吃飯時談過的擔憂，也就是江醫師的交代，現在看母親的情形又像沒有那麼嚴重。

「娘，阿姨熬的粥很合胃口是不是？」

「沒錯，你阿姨的耐心是她最了不起的地方，你們要學，瓊華更要學，做個女人忙事業固然好，理家煮飯燒菜也要學會，娘是訓練自己來的。妳阿姨

的功夫好像無師自通，其實不是，是她一次又一次要求自己。」

「娘，妳放心，我會做到，妳休息了，我們回房間去。」瓊華對著敏文：「阿姨，偏勞妳了。」錦榮叫敏文移一步說話：「阿姨，我娘的情形出乎平常的情形，這反而是我們掛心的，就請妳小心些，工作叫伊芙去做，妳就多在我娘身邊。」

「我知道。」敏文認真開口：「我照顧過你爹，不曾有一點兒閃失，但到他最後，甚至連神仙也救不了他。」

「抱歉了，阿姨，我話說重了，請不要放在心上。」錦榮這孩子和哥哥都一樣懂事，難怪這個家，沒有別的家能比。

照說時間還早，素春不知不覺很快睡著了。敏文打理好自己，就在素春對面的房間看連續劇，八點檔大戲，今晚楊貴妃剃髮入寺為尼。這強悍女人，任老尼動刀，不變神色，好像我光了頭還是女人啊，有頭髮沒有動髮，我一身如羊乳滑膩的胴體，皇帝一樣朝思暮想。對著小尼接著落下油光閃人，柔和柳絮的美髮，敏文還是動心難過。這是楊貴妃蓄養了多少時光才有這麼好看迷人的啊，假如常人會不如自己了斷了吧，女人沒有這一頭美髮活著有什麼意義，何況不知皇帝會不會從此冷落了她，敏文記得皇帝初次臨幸貴妃的畫面，一雙握劍血戰過沙場的粗大手掌輕輕撩起那頭長髮，引起貴妃一陣輕顫，

怎麼是這樣的感覺，貴妃都不曾有過這樣的體驗，這麼敏銳的感覺，而又是這樣撼動到靈魂深處啊，皇帝不是她第一個男人，而過去的男人就沒有這雙魔手。敏文想著，電視幾秒的廣告停止了這讓她心動的情節，想到錦榮對她說的話，阿姐到底是哪裡不對了，他又沒有說仔細些。一年多來的病痛，從不舒服到不喜歡吃喝，看了一次又一次的醫生，她的一身肉在不知不覺中逃掉了，這是病，不平常的病。今年春天，她抵不過阿榮夫妻倆的勸告住進了醫院檢查，待了三天，折磨了她不曾有過的經驗，住的是特等病房，包括伊芙，不時有幾個人陪她，服侍她，當江醫師笑著對她說可以出院了，對著鏡子，素春還是一個樣子，不是正常一個人嗎？媳婦兒子一樣的笑容，只有一次她無意中看到了阿榮眉宇間的一株愁緒，她才動了腦筋，難到說她出了什麼毛病？

～待續～

